



轻
经
典

红与黑

[法] 斯当达 著 罗新璋 译



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；

在中国最有影响的“世界十大名著”之一

海明威推荐的“必读书”；毛姆赞之为“真正杰出的文学书”

虽有精彩绝伦的爱情故事，实则是不折不扣的“政治小说”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红与黑

[法] 斯当达 著 罗新璋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红与黑 / (法) 斯当达著 ; 罗新璋译. — 北京 :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2014.7
ISBN 978-7-5057-3383-1

I. ①红… II. ①斯… ②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法
国—近代 IV. ①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07426号

 轻经典

书名	红与黑
著者	〔法〕斯当达
译者	罗新璋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
规格	889×1194毫米 32开 15.125印张 395千字
版次	2014年10月第1版
印次	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057-3383-1
定价	36.00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
邮编	100028
电话	(010) 64668676

译书识语

名著须名译。名译者，名家所译也。对广大受众，本书译者愧非名家；只在同行中，薄有虚名，恒以“没有翻译作品的翻译家”（traducteur sans traductions）相戏称。性好读书，懒于动笔，只译得《特利斯当与伊瑟》、《列那狐的故事》及《栗树下的晚餐》等中短篇，《红与黑》为生平第一部长篇译著。朝译夕改，孜孜两年，才勉强交卷，于译事悟得三非：外译中，非外译“外”；文学翻译，非文字翻译；精确，非精彩之谓。试申说之：

一、外译中，是将外语译成中文——纯粹之中文，而非外译“外”，译成外国中文。此所谨记而不敢忘者也。

二、文学翻译，非文字翻译。文学语言，于言达时尤须注意语工。“译即易”，古人把“译”声训为“换易言语”之“易”；以言文学翻译，也可以说，“译”者，“艺”也。译艺求化，只恨功夫不到家。

三、艺贵精。但在翻译上，精确未必精彩。非知之艰，行之维艰耳。

比起创作，翻译不难。难在不同言而同妙，成其为名译也。

罗新璋

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四日

目录

译书识语

敬告读者 1

上卷

第一章 小城 / 5

第二章 市长 / 9

第三章 穷人的福星 / 12

第四章 父与子 / 17

第五章 讨价还价 / 21

第六章 烦闷 / 28

第七章 缘分 / 35

第八章 小小风波 / 44

第九章 乡野一夕 / 51

第十章 立巍巍壮志 发区区小财 / 58

第十一章 长夜悠悠 / 61

第十二章 出门访友 / 65

- 第十三章 网眼长袜 / 71
- 第十四章 英国剪刀 / 76
- 第十五章 鸡叫 / 79
- 第十六章 新的一天 / 82
- 第十七章 首席助理 / 86
- 第十八章 国王驾幸维璃叶 / 90
- 第十九章 多思则多忧 / 101
- 第二十章 匿名信 / 109
- 第二十一章 与主人的谈话 / 113
- 第二十二章 一八三〇年的作风 / 125
- 第二十三章 长官的苦恼 / 136
- 第二十四章 省会 / 149
- 第二十五章 神学院 / 155
- 第二十六章 世界之大或富人所缺 / 162
- 第二十七章 涉世之初 / 171
- 第二十八章 迎神赛会 / 175
- 第二十九章 初次提升 / 181
- 第三十章 野心家 / 194

下卷

- 第一章 乡村情趣 / 211
- 第二章 初见世面 / 221
- 第三章 第一步 / 228
- 第四章 拉穆尔府 / 231

第五章	敏感的心灵与虔诚的贵妇 / 242
第六章	说话的腔调 / 245
第七章	风湿痛 / 251
第八章	抬高身价的荣耀是什么 / 258
第九章	舞会上 / 267
第十章	玛葛丽特王后 / 275
第十一章	少女的王国 / 282
第十二章	莫非是个丹东 / 286
第十三章	焉知不是阴谋 / 291
第十四章	少女的心思 / 299
第十五章	难道是个圈套 / 305
第十六章	半夜一点钟 / 310
第十七章	古剑 / 316
第十八章	伤心时刻 / 320
第十九章	滑稽剧场 / 325
第二十章	日本花瓶 / 333
第二十一章	秘密记录 / 338
第二十二章	争论 / 343
第二十三章	教士，林产，自由 / 350
第二十四章	斯特拉斯堡 / 358
第二十五章	洁妇的操守 / 364
第二十六章	精神之恋 / 370
第二十七章	教会里的美差 / 374
第二十八章	《曼依·莱斯戈》 / 377
第二十九章	闲愁万种 / 381

第三十章	滑稽剧场的包厢 / 384
第三十一章	教她有所畏惧 / 388
第三十二章	老虎 / 393
第三十三章	弱小者的苦难 / 398
第三十四章	工于心计的老人 / 403
第三十五章	晴天霹雳 / 409
第三十六章	可悲的细节 / 414
第三十七章	在塔楼里 / 421
第三十八章	权势人物 / 425
第三十九章	深谋远虑 / 431
第四十章	静退 / 435
第四十一章	审判 / 439
第四十二章	/ 445
第四十三章	/ 451
第四十四章	/ 456
第四十五章	/ 463
书后附识	/ 469
《红与黑》和“卢梭情结”（傅铿）	/470

红与黑

一八三〇年纪事

敬告读者

本书行将付梓之际，适值重大的七月事件^①，弄得人心惶惶，大家的思路不大肯朝想象这一路走。我们有理由相信：原稿当写于一八二七年^②。

① 一八三〇年七月二十七——二十九日，史称“光荣的三天”，巴黎民众起义，攻占王宫，查理十世逊位，但胜利果实旋为大资产阶级窃去，引出以路易·菲力普为首的七月王朝。

② 据斯当达专家考证：起意写作《红与黑》，当在一八二九年十月二十五—二十六日之夜；全书，至少是上卷，完稿于一八三〇年五月初。之所以说“写于一八二七年”，是表示与时政无涉，但小说副标题又作“一八三〇年纪事”，无异掩耳盗铃。

上卷

真实，严酷的真实^①。

——丹东

① 一个半世纪以来，斯当达专家翻遍丹东(1759-1794年)著作，没有找到类似的句子。卷首题词，只表示作者对这位法国大革命领袖的崇敬；同样，小说中亦屡次提到丹东，玛娣儿特小姐还把主人公于连比拟为丹东。又，书中各章题目下的题词，除英文、意语外，法文的大多系斯当达假托，有时虽署上梅里美、缪塞等人名，但查无实据，无从加注，亦无需加注。

第一章 小城

置千百生灵于一处，
把坏的剔除，
笼子里就不那么扑腾了。

——霍布斯

弗朗什-孔泰地区，有不少城镇，风光秀丽，维璃叶这座小城可算得是其中之一。白色的小楼，耸着尖尖的红瓦屋顶，疏疏密密，星散在一片坡地上；繁茂粗壮的栗树，恰好具体而微，点出斜坡的曲折蜿蜒。杜河在旧城墙下，数百步外，源源流过。这堵城墙，原先是西班牙人所造，如今只剩下断壁残垣了^①。

① 译按：《红与黑》曾是译者喜读的一部小说。此书已有赵瑞蕻（作家书屋，一九四七）、罗玉君（上海平明，一九五四）、郝运（上海译文，一九八六）、闻家骢（北京人文，一九八八）四家译本；影响数罗译本最大，前后印行逾一百五十万册。不才如我，从未想过要译此书，而竟译了此书，当别有际会耳！一九九一年一月三日，浙江文艺出版社刘微亮君初次来访，询及传译版本，随后谈及译事，临末，即邀我为该社重译《红与黑》。这颇令我为难，当时手上正在译他书。殊不料刘君一言九鼎，两天后即试签合同一份；不过我同时声明：她回杭州后，如社方不同意，合同尽可废止。不久，出版社寄来正式合同，势成骑虎，只得勉力为之。尝为小文，其中说道：初译，不管译得怎样，总是“词必已出”；复译，就没这么便宜。尤其前面已有三四个译本，翻译时，碰到有些字句，真是相避为难，暗合为忧。好在这四家于我都是师辈；古人云：“主善为师”，犹恐不及，谅不至责我罪我。此开篇第一段，除第一句外，多有借取罗译本字句之处，特示对原译者的尊重与敬意。近闻，与我同时或稍后，至少还有四家在译《红与黑》，可谓极一时之盛矣！我想，数辈译者的努力，目的只是一个：为我国读者提供一个可读的本子；当然，最好的情况是，提供一个与原著相称，甚至堪与原著媲美的译本。——一九三年二月一日。

再按：拙译初版以来，已届十年。癸未岁末，零四年初，曾以三月工夫，与原文校读一过，续有补正，是为修订本。——零四年八月二十三日看校样时追记。

维璃叶北面，得高山屏障，属于汝拉山区的一条余脉。每当十月，浚汛初临，维赫山起伏的峰峦，便已盖上皑皑白雪。山间奔冲而下的急流，流经维璃叶市，最后注入杜河，为无数锯木厂提供了水力驱动；这是一种简易作坊，大多数居民与其说是市民，还不如说是乡民，倒借此得到相当的实惠。然而，这座小城的致富之源，却并非锯木业，而是靠织造一种叫“密露丝”的印花布，使家家殷实起来：拿破仑倒台以来，城里的房屋差不多已修葺一新。

一进城，就听到噪声四起，震耳欲聋；那响声是一部外表粗粝、喧闹不堪的机器发出来的。二十个笨重的铁锤，随着急流冲击水轮，忽起忽落，轰隆轰隆，震得路面发颤。每个铁锤，一天不知能冲出几千只钉子。铁锤起落之间，自有一些娟秀水灵的小姑娘，把小铁砣送到大铁锤之下，一转眼就砸成了铁钉。这活儿看起来挺粗笨，初到法瑞跨界山区来的游人见了，不免少见多怪。别看这钉厂把大街上的行人震得晕头转向，假如这旅客进入维璃叶地界，问起这月光鲜的厂家，是谁家的产业，别人准会拖腔拉调地回答：“嗨！那是属于我们堂堂市长大人的。”

维璃叶这条大街，从杜河岸边慢慢上扬，直达山顶。游客只要在街口稍事停歇，十之八九，准会看到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子，行色匆匆，一副要事在身的样子。

一见到他，路人纷纷脱帽致敬。他头发灰白，服装也一身灰，胸前佩着几枚勋章。广额鹰鼻，总的说来，相貌不失为端正。第一眼望去，眉宇之间不仅有一市之长的尊贵，还兼具半老男子的和蔼。

但巴黎客人很快便会对他沾沾自喜的神情，看不入眼，发觉他那自得之态，不无器局褊狭与临事拘执的成分。最后会感到，此人的才干，只在向人索账时不容少给分文，而轮到要他来偿债，则能拖就拖。

他就是维璃叶市的市长，特·瑞那先生^①。市长先生步履庄重，

① 译按：“特”乃法文 de 字的音译；de 系法语介词，表示起源、由来、所属，用在贵族姓氏，则表示拥有某采邑或地产。傅雷先生可能受吴语影响，所译《欧也妮》、《高老

穿过街道，走进市政厅，便在旅人眼中消失了。假如这外地人接着遛达，再走上百十来步，便会看到一座外观相当漂亮的宅邸，从与屋子相连的铁栅栏望进去，是一片姹紫嫣红的花园。远眺天边，则见勃艮第山脉峰峦隐约，赏心悦目。竞逐蝇头微利的俗气倘令人觉得憋闷，那么对此情景，自有尘俗顿忘之感。

遇到当地人，便会告诉他：这就是特·瑞那先生的府邸。正是靠铁钉厂的大宗赢利，维璃叶市长才盖起这座巨石高垒的漂亮邸宅；整幢房屋，还是新近才完工的。他的祖上，相传是西班牙人，算得上是旧家世族；据称远在路易十四把维璃叶收入版图之前，就已定居于此了。

一八一五年^①，特·瑞那先生夤缘得官，当上了当地市长，从此，他对自己的实业家身份常感愧怍。须知花园各部分的护墙，也是靠他铁业经营得法才起造得起；如今，这鲜丽缤纷的花园，层层平台，迤迤而下，已一直伸展到杜河之滨。

在德国，诸如莱比锡、纽伦堡、法兰克福等工业城市，这类明丽怡人的花园，多似繁星环抱；而在法国，却难望找到。弗朗什-孔泰地区内，谁家的庭院围墙造得越长，石基垒得越高，就越受四邻尊敬。瑞那先生家的花园，围墙重重，格外令人叹赏，尤其因为有几块圈进来的地皮，是出了金价买来的。且说雄踞杜河岸边的那锯木厂，一走进维璃叶，劈面就会看到。那屋顶上，你会注意到有块横板，上面写着“索雷尔”三个大字。该厂六年前的原址，如今已划入瑞那先生家的花园，正用来造最下层第四道平台的护墙。

索雷尔老头，是个固执己见、不可理喻的乡民。市长先生虽很高傲，可为了叫老头儿把锯木厂迁走，也不得不跟他多次打交道，摸出大把大把的金路易。至于那条推转轮锯的公共水流，瑞那先生凭他在巴黎的关系，才得以喝令河流改道。不过这份恩典，也是在

头》等作品，译 dc 为“特”；其余各家，为更接近原文发音，往往译作“德”。傅译本影响较大，本书为适应读者阅读习惯，权从“特”。敝意，贵族之为贵族，不以其“德”称，而因其享有“特”权。故译作“特”，自有一定道理。

① 一八一五年，拿破仑倒台，王政复辟，暗示保王党得势。

一八二几年大选之后，才谋取到的。

市长是用杜河下游五百步远的四顷地，换得索雷尔这才一顷的小块地。这个地段，虽然于索雷尔老爹（他发迹后，地方上都这样称呼）的松板买卖更有利，但他门槛精，利用邻居的急性子和地产癖，居然敲到一笔六千法郎的巨款。

这桩交易，事后颇遭当地精明人的奚落。有一次，一个礼拜天，这事也有四年了（il y a quatre ans de cela）^①，瑞那先生身着市长的礼服，从教堂出来，老远瞧见索雷尔老爹身旁围着三个儿子，望着他暗笑。这一笑，在市长心里投下一道阴影；此后，他不免常想，那次换地，本来可用更便宜的价钱做成的。

每年春上，有一帮泥水匠，穿过汝拉山谷，前往巴黎。在维璃叶，如想赢得众人敬重，最要紧的是造围墙时切不可用这伙泥水匠从意大利带来的图样。哪位业主一时不慎，用了这种新花样，就会永远落个“没头脑”的名声；这在明哲稳健的人眼里，就体面扫地了。而在弗朗什-孔泰，臧否人物左右舆论的，正是这批不偏不倚的聪明人。

事实上，这类聪明人言论霸道，令人生厌。大凡在巴黎这个号称伟大的共和之邦住惯的人，再到内地小城来栖身，就会觉得不堪忍受，原因就该到这个坏词儿里去找。专横的舆论——这算什么舆论？——无论在法兰西小城镇，还是美利坚合众国，其愚顽都是一样的。

① 当指一八二六年，因本书主要写于一八三〇年上半年。据斯当达专家 P. -G. Castex 推断：于连约于一八二六年秋，进市长府当家庭教师，主要情节都发生在此后四年之内。

第二章 市长

权势！老兄，盖可忽乎哉？足以引起傻瓜的敬重，孩童的惊诧，阔佬的嫉妒，贤哲的轻蔑。

——巴纳夫

杜河之上，大约百步之高，沿山坡有一条公共散步道。道旁修一条长长的挡墙，实属必要；这对沽名钓誉的地方长官特·瑞那先生来说，真是万幸之事！山川形胜，此处成了法兰西最美的景点之一。但是每当春上，雨水刨出条条沟壑，路面给冲得坑坑洼洼，简直无法通行。人人都感不便，倒成全了特·瑞那先生：修筑一堵六米高、六七十米长的挡墙，他的德政自可流芳百世。

为这堵挡墙，特·瑞那先生御驾亲征，三赴巴黎，因为此前一任的内务部长公开表示，他死也要抵制维璃叶造这条步行道。如今，路墙已砌得有一米多高了，而且，好像为了气气所有的前任和现任部长，此刻正用大块石板在装贴墙面。

有多少次，前胸靠着青灰色的累累巨石，心里犹念昨宵抛别的巴黎舞场，一面纵目四望，俯瞰这片杜河流域。在那一方，在河左岸，有五六重曲折的岩壑，巉岩间依稀能见无数细小的溪流。这些小溪，遇到多处落差，便像瀑布似的飞泻而下，汇于杜河。山里的阳光，十分酷热。烈日当空的时候，游人坐在这平台上寂然凝想，梧叶桐影便足可荫蔽他的清梦。这些梧桐长势很快，绿得发蓝的浓荫，是市长派人在长长的路墙后面运泥壅土的结果，因为不顾市议会的反对，他径自把散步道拓宽了两米（虽然他是保王党，我是自